

儿时秋假包苹果

徐庆春

昨天带女儿回了趟娘家,看到村里到处都是收苹果的小贩,乡邻们用手扶拖拉机或三轮车拉着一筐筐苹果,一辆接着一辆地搬运苹果。今年的苹果价格很高,80号的苹果能卖到4元多,红彤彤的苹果映照着乡邻们朴实的面庞,他们脸上那发自内心的深处的笑容璀璨夺目,喜悦之情溢于言表。此情此景,我不禁想起了儿时秋假包苹果的那些日子。

说起包苹果,可能像我这样生长在农村的“70后”都不陌生,我的童年时代几乎每年都利用秋假包过苹果,挣点零花钱。那时候,我对于包苹果是不能仅仅用喜欢和期盼来形容的。对于包苹

果,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抵挡住其诱惑的,因为每年秋假我都会自己赚到一笔“丰厚”的工资。

每个秋假下来,我都会得到两元至三元的收入,在那个贫穷的年代,两元钱可是个大数目。看到紧攥在手里的几元钱,我似乎看到了“六一儿童节”的雪糕和运动会的瓜子和油条。当然,像女儿这样的“00后”是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们“70后”会因为两块钱的零花钱而兴奋好几天,更不能想象一根油条居然会给我带来期盼。

小时候的秋假有多长,现在已经记不太清楚,具体是放两个周还是一个周了。只记得秋假时,村里学校的大院里全是苹果,大人们都在山上劳作,老人和小学生则忙着包苹

果挣零花钱。那时候,村里既没有现在这样宽阔的水泥路,也没有红富士苹果这个品种,只有金帅、红香蕉和小国光。每年,当苹果长到鸡蛋大小的时候,我就天天盼着苹果赶紧长大,盼着秋假快快来到,有时候我做梦都会梦到从小贩手里接过“工资”时的快乐场景。秋假里,每天早上吃完早饭,我就跑到学校领包苹果的纸,然后一个苹果一张纸仔细地包好,慢慢放进筐里。记得有一天,一个手头的同学包得比我快,我着急得午饭都不回家吃了,小贩见我如此卖力,奖励我一个菜片,那叫一个香啊!

虽然儿时的秋假充满着劳动的艰辛,但是心情却异常放松;虽然儿时的秋假过得异常单调,但是却让我了解到了长



辈们的艰辛。现在想想,儿时秋假包苹果的经历,为我日后的勤劳和俭朴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力。

我的老师刘德华

张善文

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我在烟台市第五中学读书时,初中一年级的班主任叫刘德华。刘老师高高的个子,微黑的脸膛上架着一副宽边黑框眼镜,表情严肃,不苟言笑,给人一种十分严厉的感觉和师道尊严的印象。其实刘老师外表严厉,却为人真诚,对自己所从事的教育事业始终怀着一颗炽热之心。几十年来,在平凡的教育岗位上兢兢业业,挥洒汗水,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。

刘老师潇洒豪放,多才多艺,音体美样样精通。他是音乐课任老师,拉得一手好二胡,钢琴、手风琴更是他的拿手好戏。他担任指导,精心排练的烟台第五中学舞蹈队在烟台市中学舞蹈比赛中屡屡获奖,夺金挂桂,是烟台市中学生舞蹈队中的翘楚,刘老师也因此成为同行中较有名气之人。

他教书育人,诲人不倦。很多同学潜移默化地受到他的影响而走上了音乐之路。我的同学肖振华跟刘老师学拉手风琴,刘老师不厌其烦给予指导。文革中,肖振华在中学生文艺演出队担任主演,七十年代中期被选送至济南部队前卫文工团,翌年入读中央五七艺校。毕业后曾饰演电影《济南战役》中的解放军团长,后调入广州部队战士文工团话剧团任政委。我的同桌跟刘老师学习拉二胡,在其精心指导下,二胡演奏技巧日臻提高,在中学生演出队担任主奏。由于他天资聪颖和不断努力,二胡、三弦、坠琴样样精彩出色。现在他是烟台市老年艺术团主要演奏员,经常和烟台市许多名流大腕同台演出,竞技献艺。

刘老师还是一名出色的业余篮球队员。别看他斯斯文文,脸上架着眼镜,可打起球来却身材矫健,虎虎生风。运球、传球动作敏捷快速,三步上篮动作潇洒大方,姿态优美,令人赞叹不已。

刘老师还画得一手漂亮的水彩画,这更是令我入迷的技艺。他的美术字也写得洒脱秀气,我的美术字便深受其影响而一直坚持不懈地练习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烟台市某绘画学习班毕业创作,我分别有四幅美术字和三幅画作参加了毕业作品的展览。回想当年在担任中学班委会宣传委员时,我负责黑板报装饰设计制作,刘老师对我的要求十分严格,每期黑板报出报前,需根据同学们的投稿内容,按照刘老师的要求先在小本子上设计出小样来,如报头图案,大小标题的字体,边角插图等,均需规范整齐,一丝不苟。这些近乎苛刻的严格要求和认真的工作精神,对我以后的学习和工作起到十分重要的影响。做事认真细致,严格要求,成了我一生的座右铭。

刘老师退休后曾长期担任烟台市老年艺术团团长,他热爱生活,热心于普及老年人的群众艺术活动。他策划组织,奔波匆忙,殚精竭虑、精心指导,仍旧是一丝不苟、严格要求。老骥伏枥,壮心不已,他始终把自己一颗炽热之心,贡献给他一生所钟爱的音乐教育事业。

2002年,刘德华老师因患肺癌不幸逝世,永远离开了他魂牵梦萦的音乐天地。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,一个平凡的人,一个终生有着美好理想,而孜孜不倦、不懈追求的人。

征稿启事

“行走烟台”是本报针对烟台(含各县市区)本土文化、风土人情推出的专版报道。如果你生活在烟台,对烟台的历史文化有独到见解,或者与烟台的某些人或事儿结下不解之缘,都欢迎提供新闻线索或投稿,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、地址、联系电话,稿件一经采用,稿费从优。

投稿热线:18653588630
投稿邮箱:xingzouyantai@126.com

投稿地址: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605室 毛旭松收 邮编:264003

忆往昔 峥嵘岁月

王维娟

女儿晚上硬是嚷着害怕,许是白天看了侦探柯南,不敢一个人睡觉。安她睡下,去看书。哪知一会儿又呼,暗忖是白天午睡时间长了。往复几次,我也失了点耐心佯装不理倒睡下了。

坐定看不进书了,昔时自己胆小如鼠的场景一一奔来。小时候农村的院子,更显得黑黢黢的,那时的照明也没现在眼亮,从房子的正地,看外面就是一团黑,不敢跨步好像外面四下埋伏,贼不溜秋的鼠目梭巡一番,家人陪着。农村的厕所都在院子的南角,穿过暗影下的农具,好像它们一下子就会舞动起来。

上学每天要步行三四里,这一路上三五搭伴,有些男同学坏心眼多,挑唆那些男生欺负女生,今天这个,明天那个,奇怪当时女生没心齐一起。当警察的理想可能就是那时种下的,放学回家开始看二哥的那些练功夫的壮,练练马步、出拳、踢腿,防卫壮胆,越练士气高昂仿佛谁来侵犯,就能一掌劈败。每晚饭后必在院子里挥挥舞舞,并胆从心生,好歹不再害怕上厕所了。

一日,一个老实男生被恶意挑唆冲我而来,我早有备无患提溜了两根树条,他挥右拳,我抬左拳挡出去,右手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腮腮抽了两树鞭。挑唆的男生在旁边看得真切,告诉这个倒霉的老实孩子你打不过她,吓得男生红脸逃走。其实我从不干活就知道玩的人哪有那么大劲打得过他,不过就是遮人耳目虚晃的两下子把他给唬住了。有此一着,再也没人招惹了。其实应的是那句老话:胆小的怕胆大的,胆大的怕不要命的。因为每晚练两下拳脚,要胆旁生,心胸溢满,估摸惹事的人大概就是这么出世的。

十三四岁的学生,有带头的,就有随着闯祸的,女生也不输份儿。不记得谁起头了,当年偷人家路边果园的小青苹果,简直就是祸害人。后来果农找学校,不知是谁出卖,和燕子被罚在太阳底下站着。当时心里真怕了,在舅舅村里上学,怕人家找到舅舅家算账。燕子体质不佳眩晕,我想我也玩完。这当口老师把我们喊进教室,居然一字未说,后听说知悉俺是谁家的外甥女不予追究。

人家都知道我的出处了,得好好学习争气,坚决地想着不能给舅舅丢脸,涨满的小心思这才安定了……

看着女儿小胆,偷笑可爱似我,滋生理解程度,长大很慢。

电影下乡的日子



连永升

上世纪70年代末,文化产业焕发勃勃生机,电影也迎来第二春,露天电影院成为农村的一大景观。

那时,放映员下乡放电影,都推着小推车,步行数公里,也算比较辛苦。车上载的全是些放映装备:装拷贝的方形铁箱,放映机、宽银幕、音箱、扁铲、小柴油发电机、工具包等。通常,下乡放电影多由两位放映员结伴而行。一来,路上有个沟沟坎坎能有个照应;二来,倘若放映中遇到难题,也能帮忙出出主意。

过去,农家孩子最期盼的事,一是过年,再就是看电影了。只要放映员的身影在村头一露面,孩子们就欢呼雀跃尾随着他们走进村委大院。毕竟在物质匮乏且精神饥渴的岁月里,电影给农家带来了难以言表的愉悦。好奇的男孩儿一探究竟,总是东瞅瞅这儿,西望望那儿,围在放映员身边转。放映员一句呵斥的话也没有,一边耐烦地解释,一边从容地忙着自己手中的活计:卸下装备、归还物品、整理拷贝。那时间,放映员常穿梭于各个村庄,拷贝来不及倒是常事。于是,趁着电影开演前的当口,赶紧忙着“倒带”。所谓“倒带”,就是将放映机机身展开,在前两个片臂上,一个挂收片盒(空盒子),一个挂供片盒(装拷贝的盒子),通过机械传动,将拷贝从一个盒子倒

到另一只盒子里。

露天放电影,别有一番滋味。要有一片开阔的场地,足以容下数百人甚至上千人,那场面何其壮观!在空场的前头,放映员先要用弧形扁铲挖出两个深深的小圆坑,圆坑相隔的距离需预算好,然后,把两根竹竿深埋入坑内,用扁铲将泥土捣得牢实些,最后挂上银幕,绑好音箱。再在空场中央放上一张桌子,将放映机及拷贝箱等设备摆放好。至此,放映前的工作基本就绪。

“今晚放电影喽,今晚放电影喽!”在孩子们的吆喝声里,放电影的消息不脛而走。劳碌了一天的妇人忙着做晚饭,生怕耽误了看电影。孩子们把作业搁在一边,忙着占场。过去看露天电影,占场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“场”不能太靠前,也不能太往后。为了图省事,农家孩子想出了主意:谁若先找个地儿画个圈,摆上石、瓦块或放上小凳子,这就是他的“场”,别人就不能抢占去。尽管如此,因争夺“场”而引发的争执还是时有发生。

终于,等到电影开演的一刻。与“场”有关的纷争也就此平息。这时,所有的场儿全部搁上长条凳或二人凳,人们满怀期待,不时将目光瞄向放映机。那时的我喜欢挨着放映机坐,好奇心驱使我非得探个究竟。只见放映员坐定,调焦距、试镜头、装胶片,一切都在他优雅而娴熟的动作中完成。当

放映机开始转动,银幕上闪现第一道光束时,我的目光才会转移到银幕上去。

那年月,电影放映中停电是常事。这时,有经验的放映员会用自备的小发电机发电,发动引擎是需要一些耐性和技巧的。先在马达的转轴上固定缠绕好一绳结,然后使劲拉动马达,直到发电机发出“哒哒”的轰鸣声为止。我喜欢听马达的欢唱,喜欢闻柴油的味道,自然而然地就成了放映员的好帮手。

除在本村看电影外,我还跟小伙伴们到邻村去。当年,毗邻的唐家泊村当时有驻军,每周为农村百姓放一场电影。为了看电影,我们这些小影迷甚至顾不上吃饭,把书包往家一丢,就急急匆匆地赶往三五里外的唐家泊村。有时去晚了,就坐在银幕的反面看。那时,看露天电影,感觉的确很新鲜。看电影时的兴奋与投入,常令我顾不上蚊虫的叮咬和冻僵的双脚。电影散场,尽管我们饿得饥肠辘辘,但观赏一部好影片的幸福与满足,仍挂在每一个人的脸上。

三十多年如白驹过隙。像《宝莲灯》《红孩子》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《柳堡的故事》《51号兵站》《冰山上的来客》《戴手铐的旅客》《一双绣花鞋》等许多经典老电影,时不时地会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,令我回味无穷。

我深深地怀念那个电影下乡的岁月。